

新 中 學 文 庫

國 史 大 綱

下 冊

錢 穆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國 史 大 綱

下 冊

錢 穆 著



國 立 編 譯 館 出 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上海第一版

（96512 滬報紙）

國史大綱二冊

每部定價國幣拾伍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著 者 錢 穆

出 版 者 國 立 編 譯 館

上海河南中路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第六編 兩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 貧弱的新中央

北宋初期

在不堪言狀的分裂與墮落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來。這一個中央，卻以他特殊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與秦漢隋唐的統一相隨並來的，是中國之富強，而這一個統一，卻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這是宋代統一特殊的新姿態。

一 北宋帝系及年歷

(一)太祖

專力對南方求統一，於北方取守勢。

(二)太宗

吳越來降，
平北漢。
兩次親征契丹，均敗歸。

(三)眞宗

西夏陷靈州，
契丹掠瀋齊，
澶淵之盟。

(四)仁宗

西夏邊患日盛，
陝西用兵。
富弼使遼，再修和約。

西夏始建國。

封禪。

慶曆變政。

此後宋遼一百二十年不交兵。

(商王)

(濮王)

(五)英宗

(六)神宗

王安石相，行新法。

(七)哲宗

即位甫十齡，

太皇太后高氏臨朝，

司馬光為相，元祐廢新法。

哲宗親政，紹述，復新法。改元紹聖。

(八)徽宗

排紹聖，復元祐，

改元建中靖國。

蔡京用事，復行新法，改元崇寧。

立元祐黨籍，

聯金滅遼。

(九)欽宗

靖康之難，二帝繫虜。

北宋凡九主，一百六十八年而亡。

二 宋初中央新政權之再建

自唐代鎮兵擁立留後，積習相沿，直至五代，造成國擅於將，將擅於兵的局面。宋太祖由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這五代兵士擁立皇帝的第四次。唐明宗李嗣源，唐廢帝潞王從珂，周太祖郭威，皆由軍士擁立。

由不斷的兵變產生出來的王室，終於覺悟軍人操政之危險，遂有所謂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此在太祖即皇帝位之二年，即建隆二年。自此節度使把持地方政權之弊遂革。

太祖召諸鎮節度，會於京師，賜第留之，而分命朝廷文臣出守列郡，號知州軍事。自此諸節度使并不食半歲租賦，藩府除授帶都督名銜者，實不行都督事。諸路觀察，採訪，防禦，團練，刺史皆遙領，不親本州務。

而地方長官遂得重用文臣。

五代時不僅諸鎮節度使皆用勳臣武將，即不隸藩鎮之州郡刺史，亦多以軍功爲之，至是始革。繼之置諸州通判。

凡地方軍民政務，均須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通判事得專達，與長吏鈞禮。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縣令亦分由朝官兼攝，稱爲知縣。

知州知縣，論名義皆屬臨時差遣，非本職。故宋代州縣守令，皆帶中朝職事官銜。從此地方官吏，又得均由中央任命。

五代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其時地方政治，惟有刻剝誅求，猥迹萬狀。優譚至多以令長爲笑資。宋祖以朝官出知縣事，猶北齊武成時以世胄子弟爲縣令，亦一時救弊，非必全出於私天下。

之心。

各州又置轉運使，處理各地方財政，除諸州度支經費外，悉輸京，毋占留。

唐代地方財政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別。

從此地方財富亦歸中央。

嚴懲賊吏，亦宋開國政治要政之一。

又命諸州縣各選所部兵士，才力武藝殊絕者送都下，

有兵樣爲挑選標準，先以人，後以木槓爲之。

補禁旅之闕。

種禁兵，爲天子之衛軍。

其老弱者始留

州。此爲廂兵，屬地方兵，罕教閱，多以給役。五代無政，凡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悉復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既不能一時復兵於農，則此亦不失爲權道。

從此地方兵力亦移歸於中央。

吏治兵權財賦三項，脫離了地方軍權

藩鎮

之分割，而統一到中央來，中國始漸漸有一個像樣的上軌道的中央政府。

三 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

宋太祖憑藉那一個比較像樣的上軌道的中央政治機構，便可先來平復南方。

先南，次蜀，次南漢，次南唐，（時貶號江南。）漸次救平。

太祖雖以杯酒釋侍衛諸將兵柄，然其時在外郡以節度掌兵者猶近三十州。乾德中，或因其卒，或因遷徙，或因致

仕，漸以文臣代之。然守將之控制西北者類多久任。郭進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守通

遠凡十四年。其餘十許年八九年不可悉數。所部筭權之利悉與之，軍中事許從便宜。邊臣皆富於財，得養募死士。

蕃寇每入，多致克捷。以此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仁宗至和二年范鎮疏，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至和元年冬

歲。機險一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

南方諸國在經濟上雖比中原爲優，而政治情形並不長進。

東晉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爲北方所宗。五代時，南方諸國，僅得唐末進士詩賦遺風，政治上並無傳統可言。

故宋室政治，稍有頭緒，便能將南方諸國逐次收拾。

至太宗時，吳越降附。江南統一，再平北漢，而終於不能打倒契丹，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徵。

太宗兩次親征，均敗歸，其死傳係箭瘡發。石晉開運陽城之戰，耶律德光幾不免，周世宗一舉而下三關，契丹非不可勝。但太宗才弱，又無賢輔耳。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則吳蜀不足平。宋則以趙普謀，先南後北爲持重。兵力已疲，而貽艱鉅於後人，則太祖之失也。

宋代建國本與漢唐不同。宋由兵士擁戴，而其建國後第一要務亦即宋室政權惟一生路。卽須裁抑兵權。所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礎，宋人亦一些沒有。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遺，皆猥瑣浮薄，無堪建樹。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唐五代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亦必命坐賜茶。宋初，周世宗舊臣范質等爲相，憚帝英容，請每事具劄子進呈。由是奏御寢多，始廢坐論之禮，而宰臣見天子亦立談矣。太祖謂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但欠爲世宗一死。質與王溥爲世宗顧命大臣。王溥時以擬馮道，蓋皆不爲宋祖重視。宋所信賴者惟趙普。然普爲相後，宋祖常勸其讀書，乃時時披覽論語。以宋初大臣與唐代相較，所遜遠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於唐也。

北方的強敵。契丹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庇。這一層，宋人未嘗不知。然而客觀的條件，使他們無法改計。

張方平曾論其事，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二百六十九。

謂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勝足恃。自唐末

朱溫受封於梁國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

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張詠止此。

張洎亦論汴漕，謂漢兵甲在外，惟有南北軍期門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

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

萬匹，並萃京師，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

張詠止此。

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陽，曰終當居長安，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

漢故事以安天下。而晉王

即太宗。

力請還汴，太祖終不以爲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范仲淹又力主於洛陽廣

儲蓄，繕宮室，爲遷都計，而呂夷簡目爲迂闊。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一誤再誤，而宋事終不可爲矣。

大河北岸的敵騎，長驅南下，更沒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黃河邊上，而開封則是露露在黃河南岸的一個平坦

而低窪的所在。所以一到眞宗時，邊事偶一緊張，便發生根本動搖。

其時王欽若主遷南京，陳堯叟主遷四川，而並無主遷洛陽長安者。正見此兩地文化經濟之衰落，至是仍一無

恢復也。

幸而寇準主親征，始得有澶淵之盟。然而到底是一個孤注一擲的險計。

此後宋遼遂爲兄弟國，宋兄遼弟，遼蕭太后爲叔母。宋歲輸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自是兩國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開封，不僅對東北是顯豁呈露，易受威脅。其對西北，亦復鞭長莫及，難於駕馭。於是遼人以外復有西夏。

唐僖宗時，夏州裨將拓拔思敬，本黨項族。

預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三傳軍亂，擁立李仁福，不知於思敬

親疏，其後卽西夏。然則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鎮之最後遺孽也。

眞宗時，西夏已陷靈州，

其時李繼遷卒，子德明立。

至仁宗，西夏驟強，

德明卒，子邊患遂盛。

范仲淹韓琦以中朝名臣到陝西主持兵

事，結果還是以和議了事。

陝西用兵只五六年。

宋歲賜西夏銀綺絹茶共二十五萬五千。

從對夏的示弱，又引起遼人的欺凌，富弼使遼，重固和議，歲增銀絹各十萬。

契丹主然於誓書用獻字，宋以納字許之，遼史云用貢字，不可信。

四 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

宋代對外既如此不振，而內部又終年鬧窮，而且愈鬧愈兇，幾於窮得不可支持。

以中國已往歷史而論，只要國家走上統一的路，以廣土衆民供養一個中央政府，除非窮奢極慾，絕不致於患貧。宋室之患貧，則因有幾個特殊的原因。

第一還是由於養兵。

(一) 宋代之冗兵

無論秦漢晉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創建，在天下平一之後，必隨著有一個兵隊的復員。只有宋代因事態特殊，唐末藩鎮的積重難返，外寇的逼處堂奧，兵隊不僅不能復員，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開國時 二十萬。

太祖開寶時 三十七萬八千。內禁兵十九萬三千。

太宗至道時 六十六萬六千。內禁兵三十萬八千。

眞宗天禧時 九十一萬二千。內禁兵四十三萬一千。

仁宗慶曆時 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內禁兵八十二萬六千。

英宗治平時 一百十六萬二千。內禁兵六十六萬三千。

以上祇是一個約略的計數。

陳襄云，藝祖時有兵十二萬。張方平明云，不足十五萬。眞宗時，三十餘萬。曾公亮云，三十八萬。張方平云，咸平中五十餘萬。推歷錄，咸平後增至六十萬。乾興中眞宗末始

及八十餘萬。慶曆時，一百餘萬。推歷錄，皇祐初兵一百四十萬。

要之可以見宋代兵額之遞增。直到仁宗時，先後百年，而全國兵額增至七八倍以上。

軍隊大半來自招募。並有營伍子弟聽從本軍，及有罪配禁等，然以招募爲主要來源。其他尙有鄉兵，由土人在所團立。應募者非游手無籍，卽負罪亡命。

又往往因歲兇募饑民，遂使長大壯健者游惰，而留耕者皆老弱。如是久之，農村生產力日漸減削。

且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之終身，實際卽是一卒有

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孫洙謂謂之兵而不知職，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如此的軍隊，最易流於驕惰。宋兵制以廂軍

伉健者升禁衛，然衛士入宿，卽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太祖因怕兵卒驕惰，故定禁兵分番戍守郡縣。然三歲一遷，卽無異一出征。故雖在平時，而軍費時時等於征討。那時的軍隊，沿著五代積習，月廩歲給外，還有各項額外的賞賜。尤著者爲三年一次的郊賚。

郊祀謁府庫犒賞軍卒，其事起於唐。肅代以後，國用不給，乃不得不廢祀。舊五代史梁太祖開平三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周太祖顯德元年，皆有祀天大赦頒賞之記載。宋承積弊，不能蕩滌，遂以三年一次爲定例。南郊執仗兵士一萬七千四百餘人。

宋室的郊費，亦逐步增漲。

太宗至道時

五百餘萬緡。以金銀綾綺緡，絀平直賜給。

眞宗景德時

七百萬緡。又東封八百餘萬。

仁宗皇祐時

一千二百萬緡。

英宗治平時

一千三百萬緡。

其他復雜賜稠疊。

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邊，每季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饜給者，有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別予裝錢。川廣遞補卒，或給時服錢屨。

據英宗時

治平二年。

統計，禁兵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百萬緡之費。廂軍數

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廂禁軍共費五千萬，而此時天下所入財用，大約只有緡錢六千餘萬。養兵費占了全部歲入之六分五。神宗時陳襄上疏。又係洙云，總戶口歲入，以百萬之兵計之，無十戶而資一廂兵。十畝而給一散卒。至於戍

卒，則歲費一卒達二萬。

尹洙息戍

在神宗時。

云，西北涇原鄜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總廩

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

所以王安石要大聲疾呼的說，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也。

神宗君臣雖力主省兵，然熙寧禁軍籍尙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又至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蔡京用事，兵弊益滋。軍士逃竄死亡，闕而不補，悉取闕額封樁爲上供之需。又闕額不以實，上下共爲姦利。靖康之難，种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人。京師衛士，亦僅三萬。宋竭國力養兵，而結果未得一兵之用。

(二) 宋代之冗吏

爲宋代財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則是冗吏。

收復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歷世相傳的一個家訓。

太祖始平僭亂，收其府庫，別藏之封樁庫，國用之餘悉入焉。嘗曰：俟滿五百餘萬緡，當向契丹贖燕薊。又曰：北人若敢犯邊，我以二十四緡購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過十萬，我用緡二百萬匹，其人盡矣。太宗兩次親征，均失敗歸來，眞宗以下用歲幣買和，與太祖設封樁庫意義相差過遠，自爲宋王室所不能忍。

但是不能再讓軍人操握政權，亦是宋王室歷世相傳更不放棄的另一個家訓。

宋室既不能蕩平北寇，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而同時又不讓軍人操握政權，故宋王室的第三個歷世相傳的家訓，

厥爲優待士大夫，永遠讓文人壓在武人的頭上。

宋祖謂趙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又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云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徽宗被虜於金，尙以此事命使臣反告高宗。

宋代進士一登第即釋褐，待遇遠較唐代爲優。

唐進士及第，未得即登仕牒，尙須再試於吏部。進士由禮部主試。有屢試屢黜者，其中格人，僅補畿赤丞尉。不中格者，或例赴

選曹之集，或應地方官辟署。俟外效有著，再正式轉入仕途。宋則一登第即釋褐。

而登科名額，亦遠較唐代爲多。

隋唐初設進士，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以外，明

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在宋太祖開國時，進士登科寥寥，歲無十數。其時進士甲科亦不過授司寇，或幕職官。至太

宗時，親御便殿臨試貢士，博於采拔，待以不次。太平興國二年，時以郡縣缺官。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或授京朝官，

或倅大郡，或即授直館。進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後遂爲例。

應進士試者，太平興國八年多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見曾鞏文集。

進士應試已遍及全國，遂定三年一試之制。

唐雖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然其時貴族門第勢力，尙未全消，又地方長官，亦得自辟署，仕進路廣，不專科第。又閩嶺黔峽，士人殊鮮，兩河之外，復爲寇境，故禮闈可以歲開。宋則貴族門第已滅，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權集

於中央，社會文教之風更普遍，踰劍度嶺者，往返需時，故禮部試不能歲開。以後進士御試，又例不黜落。

以前殿試皆有點落，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斥於殿試者。相傳張元以落第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宋室始囚張之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仁宗嘉祐二年，遂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

狀元及第，更爲士人無上光榮。

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武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卽登朝領太史職。此後狀元及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皇帝亦爲注視。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

竟至有人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彊寇，凱歌勞旋，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

儒林公議，引尹洙語，不知確否。然卽非尹洙語，

必其時有人作此語，存此想也。

仁宗朝進士前三名，凡三十九人，不至公輔者僅五人。

宋代如此優獎進士，無非想轉移社會風氣，把當時積習相沿驕兵悍卒的世界，漸漸再換成一個文治的局面。宋代既立意要造成一個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寬了進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處處要禮貌文官，使他不致對武職相形見絀。

五代以來，藩鎮節度使諸武臣，非重祿厚賜不足饜其欲。宋既積重難返，又深懲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獎文吏，退抑武臣。既以高官厚祿奪武臣之權，亦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祿慰文吏之心。

宋室優待官員的第一見端，即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真宗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極論當時吏俸之薄。謂左右僕射乃百僚之師長，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其後乃遂有增益。茲舉宰相樞密使之言，有正俸，錢月三百千，使相節度使月四百千。有祿粟，月一百石，使相月二百石。有職錢，有從

人衣糧，

七十人。使相節度使百人。

又有冬春服，各綾二十疋，絹三十疋，冬棉一百斤。此外復有茶酒廚料，薪蒿炭鹽，飼馬芻粟，米

麵羊口各項，

此等盡是陋規，蓋大半沿自五代而不能革。

至外官有公用錢，

自二萬貫以下。

有職田，

四十頃以下。

有茶湯錢，

無職田者如使臣之屬給之。

又有添給。

外任官不

得掣家屬赴任者，許分添給錢贖家。

當時稱恩逮於百官，惟恐不足，財取於萬民，不留其餘。可以想見宋朝優待官吏之情態。

官吏俸祿既厚，而又有祠祿，爲退職之恩禮。

真宗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後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其後日漸增多。宋朝優禮士大夫，極少貶斥，誅戮更屬絕無。王安石乃以祠祿處異己，著令宮觀無限員數，又聽從便居住。要之爲吃閒俸而已。

又時有額外恩賞。

此蓋亦始於武臣，如雷有終平蜀，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既歿，宿負千萬，官爲償之。戴興爲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爲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宋湜

王化基

初入爲右補闕，各賜錢三百萬。從知制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

楊徽之

遷特御使，賜錢三十萬。

魏廷武

爲轉運使，賜錢五十萬。

宋搏

爲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

等，而宰執大臣

更不得優渥。故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同列上言辭賞，不許。

復有恩蔭。兵卒武人既三年得一次郊資，自然文臣不應向隅，於是每逢郊天，即推恩封蔭。

文臣仍得郊賜。故事宰臣樞密使銀帛四千疋兩，執政官

三千，三司使千，此下遞減有差。慶曆二年，節冗費，執政以上各減一千，三司使減三百，餘亦遞減，遂為定制。

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二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則加蔭亦從武臣始。

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姓親，乃至門客。總之是朝廷恩意，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鬻賣朝恩，

把異姓及門客來充數。金安節疏，致士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貲爲市。

甚至甫蒞位即得蔭。故范仲淹請在職滿三年始得蔭。甫蔭即給俸，故闕日新疏，請自二十以上始給。甫蔭即服章。故李會奏云，尙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孫沔亦云，未離襁褓，已結擗紳。甚

至未應娶妻，已得任子。亦李會語。

一歲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後，即須萬二千員。趙思誠疏。

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范仲淹疏。

此種優待條件，亦是逐步成立。

誕節之恩，起於至道。郊禋之恩，起於祥符。致仕之恩，濫於明道。遺表之恩，繁於眞宗。又嘉祐推恩數十人，治平二百

人，熙寧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政和六年，郊恩奏補一千四百六十人。又按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著，五代肆赦例選官秩，宋亦因之。眞宗後以有諫者而罷，遂定三年磨勘法，則依然是朝三暮四也。